



文思

童建峰

庭前老棕树又开花了,淡淡的黄色,像沉甸甸的谷穗,十年来开开落落,从没停过。外婆每年都会驻足呆看,神情茫然。我知道她在想念我的母亲,十年前先她而去的女儿。阴阳两隔的思念,让她断肠,终于在十年后的老棕树花落之时,跟我母亲去了……

外婆,今年的老棕树花又开了,你能带着我的母亲回来看看吗?

外婆是一位平凡的母亲,她的一生,如老棕树,端庄,朴素,年轮分明,却又伤痕累累。

她是北门书院人,幼年时家中养活不了那么多孩子,作为家中老大,她去做了锦桥人的“童养媳”。锦桥是远近闻名的蓑衣之乡,村中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制蓑衣、打棕索、扳棕床,世代代以此为生。外婆四岁就跟着她婆婆搓棕线,从此,她的一生便和棕树结下了缘分。

十岁那年,日本鬼子闯进了衢州的大门。当时正值六月,外婆在田畈放牛,没想到鬼子把牛牵走了。她哭着回家,她公爹没有责骂她。但不久公爹便去世了,家道渐渐败落,最终田地、房产变卖一空。好在,外婆有手艺,做的蓑衣针脚细密、均匀、美观,常常供不应求,一家人的温饱也能有保证。

三十岁那年,她带着村民和十四岁的大女儿,到蒲城、遂昌、龙泉等地给村民制蓑衣。那些年,衢州一带山里都有山货,特别是毛笋,是山外人家少有的。外婆她们从冬天的老笋干吃到春天的新笋出,东家是一户换了一户,毛笋却吃不

厌。直到接到电报说家里出事了,她们母女俩才赶回家,此时她的小女儿已经去世……外婆心痛啊,那个小女儿年幼却懂事,每天洗衣、采猪草、干家务,可猪养肥了,采猪草的人却滑落到水库里淹死了。外婆哭得很伤心,但生活的压力容不得她喘息,安葬了小女儿后,她含着眼泪又去制蓑衣了。

五十岁那年,体弱多病的外公一病不起,外婆在床前尽心地端汤伺药。终于,在一个飘雪的寒夜,外公撒手西去。我清晰地记得,外婆整夜坐在外公灵柩前,时而嚎啕大哭,时而轻轻诉说。

此后多年,外婆制蓑衣的活都没有停下。每天她很早起床,给舅舅一家烧好早饭、喂好猪,就伏在桌子上制蓑衣,三天一件,一个月下来十件,一年制成一百多件。舅舅家的房子换了好几次,但外婆的蓑衣“作坊”却没有变,永远是一张旧的八仙桌、几枚长长的钢针。每次去外婆家,总能看到花白头发的她伏在桌子上,磨得发亮的钢针在她手上飞舞——日日如此,年年如此。要是时间能一直定格在那个瞬间,该有多好……

外婆七十岁那年,我的母亲突发脑溢血,走了。大家都不敢把噩耗告诉她,怕已经失去两个亲人的她承受不了。我强忍悲痛,背着外婆给母亲办丧事。准备火化那天,突然,送葬的人群中出现了外婆的身影。她头发花白,步履蹒跚,歇斯底里地喊着:“我格娜妮(衢州话,意为女孩,这里指女儿),我格娜妮喂!”最终,晕了过去……第二天,母亲出殡,外婆没有去,她两眼无光,一句话也不说。

多次打击下,外婆就像棕树般,被一层层地剥去棕,连最后一片也没有了,但她没有倒下。她常跟我说,你娘没了,外婆还在。后来的十年,外婆还是劳作不休,眼睛模糊,蓑衣做不了,就做棕板刷,每天做几个,直到进医院。

我调到衢州衢江公安分局工作的那年7月,单位派我去外地培训,恰巧外婆住院。我跟她说,我要去学习半个月,回来再看她。她拉着我说:“你一定要回来的啊!”

月底,我刚回来就接到哥哥的电话,让我送点药到外婆家。这次,外婆躺在床上,说话已含糊不清。我一阵心痛,握着她的手告诉她我回来了。她似乎很吃惊,盯着我看。我又说:“我是你的大外甥,你不认识了?”她说了句:“谁说我不认识?”虽然不清晰,我却听得分明。没多久,她老人家就走了……

我知道,她一直等着我和哥哥,等着她爱女的两个儿子。

外婆走了,什么都没有留下;庭前的棕树依旧开花,黄色的粉末落了一地。

(作者单位:衢州市公安局衢江分局)



三十年的法官记忆

黄小英

走过的路,遇过的人,总会不经意间想起。我在法院工作超过了三十年。三十年,弹指一挥间,当我回首来时路,感慨良多。身处波澜壮阔的时代,我见证了公正司法的足迹,也见证了司法为民的初心。作为一名曾经奋斗在办案一线的法官,总有一些办案记忆令我难忘。

那是1996年的夏天,水晶产业刚刚在浦江兴起,涉及水晶产业的纠纷也逐渐增多。当时,我接手了县里18家水晶加工店起诉要求一名福建泉州老板归还贷款的系列案件。

由于涉诉的泉州老板因职务犯罪身陷囹圄,案件必须到当地监狱开庭。20多岁的我带着同样年轻的书记员小胡,与一名原告委托人登上了列车,两天两夜后才到达福建泉州。

开庭得到了当地监狱民警的配合,相当顺利。那个泉州老板慑于法律的威严,主动通过监狱民警做家人的工作,凑来了40万元现金——全是5元、10元面额的货币,装了满满一大袋。

我跟小胡说,这可是18家水晶加工店老板的血汗钱,我们可要把它安全带回去。如何确保一路上这40万元现金的安全?后来,我们想了个笨办法,把钱装在一个硕大的麻袋里,轮流看管,手不离钱和案卷。

由于开庭天色已晚,我们只能第二天启程。晚餐是我们从老家带去的米糕,住的是20元一晚的招待所,与小胡一个睡床一个睡地板,守着麻袋和案卷过夜。第二天一早,我们挤上回程的火车,为了给自己壮胆,我特意别上了法官的肩章。又是一个两天两夜,没有座位的我们只能坐在车厢的连接处,死死守着麻袋,听着火车的轰鸣声,忍受着酷暑高温,轮流睡觉,不敢有丝毫懈怠,直到40万元货款安全带回浦江,才如释重负。

火车的“哐当哐当”声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几十年,这起普通的案件也早已淹没在数不清的案件当中。不过,办案的那种激情却始终激荡在胸中。在那段车马很远、书信很慢的岁月里,我们未婚却办理离婚案;我们不是测量师,但为节省当事人的鉴定费,亲自测量房屋估算装修价值;我们都是女汉子,拎着案卷脚步轻松……

三十年间,我们院每年受理的案件从几百起增加到现在的几千甚至上万起,简陋的木桌方凳升级为高大上的信息化设施,而工作机构、制度体系也在一轮轮改革中健全完善……回望过去,我心潮起伏,不管岁月如何更迭,我们法院人始终用法律守护公平正义,用担当谱写时代华章。

(作者:浦江县人民法院原法官)

翰墨



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 任璐

(作者单位:省长湖监狱)

约稿

本版长期约稿。与政法文化有关的文字作品、绘画、摄影、书法、影片介绍等均可,体裁不限,原则上不超过1200字。

电子版投稿邮箱:zjfbcs@126.com

邮寄方式:浙江杭州体育场路178号《浙江法治报》编辑部收(所有来稿请注明“副刊”字样,在文末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)